

# 记忆的影子在时间的帷幕上跳舞

——刘永学《寻找金玫瑰》读后

聂 茂, 李 磊<sup>①</sup>

—

一个善良的人必定是有很多记忆的人。一个经常翻开记忆的人, 必定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刘永学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写下的这本《寻找金玫瑰》(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以闪光的片断在岁月的河流上歌吟, 用记忆的方式在时间的帷幕上跳舞。

生活在这个高节奏、多元化的大千世界,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 角色带给人们的是强加的存在, 这些存在构成一个面具, 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戴着面具起舞。有无时间和心理卸下这个面具, 有无冲动和思维的触角去抚摸那些时间深处的影子? 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活着, 工作、社交、金钱的压力或诱惑, 以及名与利的追逐, 一切的喧哗与躁动都在压缩自我的生存空间, 都在埋葬自我的回忆, 过往的所有被埋在厚厚的时间的尘土里, 失去了一切声音和色彩; 压力之下的思维神经将劳累和形变推向极致, 麻木或者苍老得失去了挖掘那些时间尘土的动力和欲望。人被分裂了! 记忆消失了! 于是, 总需要一些勇气和坚持, 人才能看看过往的自己, 这样的人是善良的, 或者说有灵性的。善良因为有感动, 灵性同样因为有感动。

读刘永学的文字就有这种感受, 一种温馨的、能触及内心脆弱的感受。灵性如水, 感动如水, 善良的心脏是暖的, 是湿的, 所以能够洗去时间的尘埃, 让那些过往的影子重新浮现。这样的时刻, 善良和灵性是一种幸福, 汨汨流动的幸福。人会感觉到, 能有一些回忆, 能够安静地回忆看着过往的一切静静地发生是一种幸福。正如刘永学在这本书中说的: “生活充满了阳光, 于是就笼而统之地说日子过得幸福无比, 那便很容易造成误会。阳光和幸福是两

个概念, 绝对不能等同。鼯鼠们躲着太阳生活, 你不能由此作出它们不幸福的判断。鼯鼠在黑暗中快乐着, 而我们, 需要生活明丽的影像, 就像美人需要镜子, 仅此而已。”<sup>[1]126</sup>

阳光和幸福不能等同, 这是真的, 阳光意味着太清晰、太明确, 人的一举一动完全暴露无遗, 这意味着危险, 于是需要非阳光的黑暗遮蔽许多事物。于是, 善良的、灵性的人的灵魂洞穴里都有一只鼯鼠。当然, 不能极端地去想象和扭曲鼯鼠命题。卡夫卡一生与阳光为敌, 拒绝在太阳底下行走, 结果, 他就成了自己笔下《地洞》里的老鼠。那也是鼯鼠之说。地洞里的老鼠总是觉得自己是不安全的, 不敢在阳光下出门, 它们疯狂地加固自己的房间, 储备粮食, 挖掘各种逃生通道, 伪装地洞的洞口以免被外物发现。卡夫卡成了现代主义的巨擘, 是伟人, 但是, 他又的确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人, 因为他割裂了生活本身, 完全成为一只鼯鼠, 拒绝一切明丽的影像。

与卡夫卡的自恋甚至是自虐的生存方式不同, 刘永学清楚地告诉我们: 生活是一个多棱镜, 有鼯鼠的一面, 那一面藏在阳光下, 也有明丽灿烂的一面, 后者裸露在太阳中。我们说, 我们在阳光下采摘一切明丽或者不明丽的影响, 然后, 拿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像鼯鼠贪吃收藏的果实一样去珍藏、经营和品味一些明丽的生活的影像, 这样, 人才能摆脱鼯鼠一样的自我尴尬局面。但是, 这一切的基础是鼯鼠不能“死”。灵魂里的鼯鼠死了, 人就失去了生活的镜子, 也就不会懂得收藏经营, 更不会懂得品味最美的感动, 灵魂随之也就死了。这是人的鼯鼠式的幸福, 鼯鼠式的幸福正是以时间为标尺的追忆。

就这样自言自语, 就这样上善若水。仿佛是不经意中, 刘永学像一个久违的好友, 跟你轻轻地絮

① 收稿日期: 2008-12-23

作者简介: 聂 茂, 男, 湖南祁东人,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新闻传播学; 李 磊, 男, 安徽宿州人, 中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

说,让你在繁华的都市里停下来,想一想过去的岁月,回忆一下属于自己的激动或伤感的人生片断。

## 一

刘永学的散文没有过多的说理,没有堆砌的词藻,没有玄奥的噱头。可透过他质朴的表达,读者充分感受到在他营造的悠悠天地里,洗尽铅华,寂静的夜里,听着自己的心跳,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切都在下沉,沉到时间的河里,记忆的影子在时间的帷幕上跳舞,往日的点点滴滴慢慢浮现,这个时候,灵魂的洞穴里的鼯鼠开始幸福地啃着食物。人会在这个时候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原来一切是这样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往的记忆才是人的生命,拥有一些真正的记忆,真正去回忆一些记忆,人才能安稳地生活下去,才能觉得自己是真实的。真实的生命的状态是一种“无主题叙事”,其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或者只能采撷、只能追忆、只能让往昔岁月的影子投射到时间的墙壁上,这样才能确定:我来过、我经历、我存在。

刘永学让大多数人叩心自问:我们需要回忆什么,怎样铸就生命的不朽?应当承认:我们的回忆是为了获得心中的一种宁静,或者说,是为了获得鼯鼠式的幸福。刘永学悟到了这种幸福,因而他说:“常见到一些人感叹生命空虚,无非是值得记忆的事情太少,生命的口袋里曾经装入的幼稚、浅薄、疑问、困惑、期冀、愿望、友谊、爱情、财富、狂欢甚至疾病、灾难、仇恨、遗憾,都在生存的跋涉中一件件遗漏了,临到了却晃着个空空的口袋面对夕阳叹息惆怅,不知道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哀莫大于此。”<sup>[1] 102</sup>

诚哉斯言!刘永学的笔触直抵灵魂。生命是一个口袋,不同程度上口袋是有漏洞的口袋,我们往里面装入什物,什物同时在一点点地漏掉,人要像鼯鼠一样补上漏洞,保护好里面的东西,很多人并没有补上漏洞;另一方面,在补上漏洞的前提下,还要记得打开这个口袋看看里面装的什物。什物是琐碎的,平凡的,细小的,很多人认为这些什物没有用。可恰恰生活的真谛在于这些琐屑的没有任何稀奇的东西连接着生命的每一天,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平凡的才是真实的。

面对这样的平凡,同样是意识流大师的弗尼吉亚·伍尔夫,她可以从一个墙上的斑点寻找无穷的时间里的记忆的影子,这样一个善良而有灵性的女

人,最让我们感觉温暖的却是另外一段话:“壁炉的火光摇晃着满室闪动,而电灯光则垂照在某个起居室的隐秘处,照在它的安乐椅、它的报纸、它的瓷器、它的镶嵌精美的桌子以及一个女人的形体上——这女人正精确地斟量所用茶叶的准确匙数……”<sup>[2]</sup>

这是一个细心的女人,一个认真的女人,一个幸福的女人!“精确地斟量所用茶叶的准确匙数”,伍尔夫善于发现这样极其细小的细节,或者她本身对生活的极其细小的经营。不错,生活就是一种经营,经营生活就要经营生活的细节。

与上面这个英国大作家的审美走向相类似,刘永学的写作,着眼的不是宏大叙事,他的文本力量恰来自无处不在的生活的细节,以及由这种细节的回忆带来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因为回忆同样是一种经营,经营回忆同样需要经营回忆的细节。懂得细致经营生活和经营回忆的人才是幸福的人,这里的经营是一切的琐碎,因为懂得感动、善良和灵性才会去经营。正因为此,刘永学的笔下的谭木、老短、老哈等一些列平常人、平常事才能如水一般地存在。试想,如果人忘记一切生活和回忆的细节,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活着还有什么幸福?人的、生活的、回忆的一切本来就是有无数细节组合而成,丢掉了细节,也就丢掉了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刘永学不仅告诉我们要善于发现生活的细节,还指出怎样让过往的一切细节在时间的秩序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自己的意义;又怎样在暗夜里、在时间的缝隙里犹如鼯鼠悄无声息地咀嚼食物一样清晰地看见那曾经的一张张脸、那一件件事情的经过和那一道道风景的背影……这种发现,需要用心——耐心和真心,还需要拥有发现美的眼睛。

有感于此,刘永学满怀悲悯地说:“面对生活,我们常常感到无可奈何,在世界这个巨大的存在面前,人世间许多痛苦或者快乐,都会悄无声息地自生自灭。尽管这样,人们还是竭尽寻求恰当的生存方式,以求远远地避开痛苦和磨难,找到能够返回人生而不至于使生命干枯的温馨与快乐。”他在书中援引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话说:“每一分钟,每一个在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刻或戏谑的想法,人心脏的每一次察觉不到的搏动,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都是一粒粒金粉。”<sup>[3]</sup>

刘永学把他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微观方式真实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我

们正是在生活中筛选着数以万计的这种微尘,然后将其锻造成我们的金玫瑰。”<sup>[1]</sup>也许,在生命中,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金玫瑰。这金玫瑰有如西方人心目中的“圣杯”,是象征,更是信仰。这金玫瑰能否找到或者发现,并不仅仅依靠运气,也不仅仅依靠汗水,更需要一种执着,一种真诚,一种追求,一种豁达,以及沉淀或者说积累。

### 三

刘永学散文昭示的价值在于:生命的河流,时间的沙,脉脉地流动,在时间的秩序里沙在水里一层层地下沉,然后铸就沧海桑田的纯净和板结。是的,这是时间的秩序,细节的秩序,生活的秩序,也是记忆的秩序。

应当说,世间的书很多,好书很多,伟大的书很多,但是,给我们最大的震撼的书的开篇语还是《追忆逝水年华》它是这样说的:“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很早就睡的。”<sup>[4]</sup>很长时间是多久?或者是一生。睡眠代表着自我的回归和下沉,代表着时间的秩序的回归和下沉,代表着回忆的开始,它注定了普鲁斯特习惯了鼹鼠式的黑暗里的方式,他找到了自己的金玫瑰。

这种鼹鼠式的活动在刘永学那里处处可循痕迹:“那段时间,我常常看着家里养着的一只鸡发呆。”<sup>[1] 245</sup>“某年,随朋友到一室内装修华丽者家中开眼界。”<sup>[1] 168</sup>“那是极为普通的一天,可首席小提琴那天的心情却极为痛苦。”<sup>[1] 89</sup>如此等等文章开篇明志,无不在预示作者的笔触在跌入时间的洞穴和秩序里,寻找往日的细节。

再看这样精致的描写:“那年是我12岁还是13岁,记得不太清楚了,但那次我和酒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经历这辈子让我刻骨铭心。记得是和弟弟一起到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门未上锁,空无一人。觉得扫兴、无聊,眼睛就对着空房反复扫描,目光最终聚焦在一个绿色的瓶子上。”<sup>[1] 56</sup>这是刘永学在《酒史泛录》中的开篇话,这样的语言让我想起普鲁斯特当年在贡布雷的世界,看见远远地天底下的教堂尖顶上反射到他眼里的阳光,这种方式是普鲁斯特从一份马德兰点心里浮现出整个贡布雷的秩序。

记忆的开启需要一把钥匙,找到那把钥匙,记忆的生命随之也就被打开。如果说,“马德兰点心”就是普鲁斯特的钥匙,“墙上的斑点”就是伍尔芙的钥

匙的话,那么,刘永学的那支酒瓶则是他的钥匙。酒瓶里装着他的一切记忆的细节,从一支酒瓶他开启时间的秩序,看见自己的前生,让记忆的影子在时间的经纬里跳舞。一切都拥有秩序,一切有都没有秩序。这就是普鲁斯特的方式,也是刘永学的方式。虽说一个是西式的,文学大师级的;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业余文学创作级的。但艺术的融通性并不妨碍两位作家的心灵共振,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妨碍两位作家穿越时空的文本带给读者的心灵共振。

普鲁斯特说,每个作家所进行的创作是与现实世界中的他完全不同的存在,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是把现实中他所不能的部分在纸上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作家创作的一个动机是创造那个被掩盖的自己,面具之下的真实的自己。普鲁斯特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外部世界的放浪形骸、孤傲甚至冷漠的近乎神经质的存在和一个内部世界情感细腻、善良温婉、忠于思辨的存在。这是鼹鼠和人的关系,是非阳光和阳光的关系。造成这种形变的原因并不能仅仅表述为外界压力或者困境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活的真谛和人的本质事实上在暗处发生。

### 四

刘永学有着复杂的人生经历,他先后在机关单位爬摸滚打几十年,做过基层小职员、省府领导的秘书,对官场生态极为熟谙。如他自己所言:“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机关工作,经历风风雨雨,见惯是是非非,接触着不同品格的人,忙碌着想做或不想做的事。有人说过,一个人的品格可能在重要的时候才表现出来,但绝对是在无关紧要时形成的。知人莫若己,既然知道自己存在太多的缺陷和不足,那就设定一个较完美的目标,渐行渐近。”<sup>[1] 207</sup>

这样的夫子自道,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刘永学怎样写散文,而是他究竟写了什么,究竟呈现给我们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呈现给我们是这样子的风景而不是另外的别样的风景。刘永学写作不带任何功利性,他既不靠写作赚钱以养家糊口,更不把写作当“敲门砖”。他执迷于自己的写作,完全听凭灵魂深处的呼唤。这是一种精神,或者一种品格。一个人的品格绝对是在无关紧要时形成的,这是真谛。攸关紧要的事情总是在阳光下发生,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这个时候的人被附加很多外界的附属品,附属品

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位置。人自觉不自觉地带上面具或者说套上一个壳,掩盖了真实的自己和生活的本身。

刘永学揭开了这个“壳”,他还还原成一个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活”自相矛盾却又奇特地融合一起的。比如很多酒场上的笑逐颜开,每个人都清楚是逢场作戏,但是还必须做下去。工作是生活的一种,但不是生活本身;身份是人物的一种本质,但不是人本身。作为一个父亲、丈夫陪在妻子和儿女身边一天或者更真实,像一个普通小市民在菜市场转一天与小贩讨价还价或者更真实,一个人在夏日的黄昏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对着夕阳安静地喝一杯茶或者更真实,背上行囊在天地之间漫无目的地行走着注视一草一木或者更真实。生活总会在一些不经意的瞬间回归本身,人总会在一些不经意的瞬间回归本身,正是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时刻、事件形成和体现。因为这样的时刻,人才可以自我感觉安全地卸下外在的躯壳,躲开众人的目光甚至太阳,让灵魂里的鼯鼠出来活动。这是刘永学带给我们跟普鲁斯特或弗尼吉亚·伍尔芙完全不同的精神视界。

任何人一旦回归自我现实里所不能的一面时,思维的触角会变得更加敏锐和敏感。命运攸关的事情里,人的生命实际上被他人或者他事所覆盖,那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自己的某种光鲜的身份的,属于生活的附属品。而人在回归鼯鼠的时刻便具有了捕捉世界和塑造自我的能力,这个时候,他人和他事都成了自己的生命组成部分。因此,刘永学的生命拥有“琵琶”、汪三拳、杨大盖这些人,拥有奥斯陆、哥本哈根、巴黎这些风景,以及更多的书和感悟。这些

正是他书写的主题,是他将心目中的“金玫瑰”分解出来,给出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细节。这些场景和细节构成了他艺术世界的自觉和自娱自乐,这也正是他要在书里表达的自己跟官场生活不一样的风景。拥有这些场景、细节和记忆的风景,让他感觉生命更丰富,也更真实。

不知什么缘故,阅读刘永学,总能让我们想起普鲁斯特,想起卡夫卡和弗尼吉亚·伍尔芙,我们丝毫没有把刘永学跟这些文学大师相比的意思,更不是说刘永学的作品达到了多么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不是,的确不是。只是他的文字的确勾起我们许多不经意的痛感或者思考;他的文字的确撩拨起我们难以忘怀的闪光的细节。刘永学引领我们深入灵魂的洞穴,并真切感受到:记忆的鼯鼠总在那里蠢蠢欲动,总是试图找回那从未丢失的自我,让一些影子在时间的帷幕上跳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深信:刘永学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容易满足;因为满足,所以幸福!

#### 参考文献:

- [1] 刘永学.寻找金玫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 [2] [英]弗尼吉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5
- [3] [俄]帕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M]/刘永学.寻找金玫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 [4] [法]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李恒基,桂裕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9

(责任编辑:黄声波)